
佛典的结集

第一结集的背景

野崎 “佛教对话”的第一部，主要以释尊的一生为中心展开。如今在第二部中，则考虑以释尊入灭以后的事实为中心。

首先，释尊辞世不久，据传他的出家弟子们聚合在一起，结集了经典。但是，因为这毕竟已是两千几百年前发生的事了，其详情已无法知晓。我想，我们只有根据经文所说，研讨若干片断事实，加以适当的想象，才能再现佛典结集的状况。

池田 第一次佛典结集，据说是在释尊入灭之年，以佛陀十大弟子中被称为“头陀第一”的摩诃迦叶^①

^① 摩诃迦叶，又作“大迦叶”、“迦叶波”等，佛“十大弟子”之一，被称为“头陀第一”。相传为佛教第一结集的召集人。

为中心，有阿难以及优波离^①等 500 比丘参加，在王舍城^②郊外的七叶窟举行的。据说那时还得到了摩揭陀国^③国王阿闍世^④的援助。这是流传至今的故事。

松本 当时的遗迹如今还残存着。看一下照片，在坡度不大的山侧有个洞窟，窟前有大约十级左右的石阶，还可见到像广场那样的一片空地。想来比丘们就是在那里躲避风雨进行结集的。

野崎 在西方学者中，虽然也有人对这第一结集本身持有疑问，但是，“五百结集犍度”和“集法毗尼五百人”等事实，在南传、北传两部大藏经中都有记载。与那些对经典记述持怀疑立场者不同，我国佛教学者几乎都认为“第一结集”实际上是进行了的。

池田 由于如此伟大的导师去世，因而他的弟子

① 阿难和优波离均系佛的“十大弟子”。相传阿难系释迦堂弟，长于记忆，随释迦出家后，不离左右，被称为“多闻第一”。优波离原为释迦王宫理发师，随释迦出家后，精于戒律，被称为“持律第一”。佛教第一次结集时，由阿难诵出经，优波离诵出律，形成最初的佛教经典。

② 王舍城，又译“曷罗闍姑利呬城”。古印度摩揭陀国都城。释迦在世时，该城规模宏大、十分繁荣。城外灵鹫山相传为释迦说法之处。佛教史上第一次结集在这里进行。

③ 摩揭陀，又作摩竭、摩诃陀等。古印度十六大国之一，在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那和加雅地区。兴起于公元前 7—前 6 世纪。初建都于王舍城，后迁都华氏城。公元前 4 世纪时，旃陀罗笈多建立孔雀王朝，至第三代阿育王时，国势强盛，统一印度大部地区。释迦牟尼曾长期在此传教。

④ 阿闍世，古印度摩揭陀国国王，相传他弑父篡位，又与背叛释迦的提婆达多勾结，反对佛教，后受释迦教化，皈依佛教。曾资助在王舍城举行的第一结集。

们立即集合，回忆释尊生前之事，使他的教法正确地传于后世，这该是理所当然的吧。

野崎 根据经典，关于摩诃迦叶为何召集佛典结集，相传有一段插曲。

正当释尊入灭之时，摩诃迦叶与许多比丘一起，晚于释尊一行，走在自波婆¹至拘尸那罗²的路上。途中，遇见一名手持曼陀罗花³的邪命外道⁴，摩诃迦叶便向这一外道询问先行的释尊的消息，方知其时释尊业已不在世上。听到这一消息，据说比丘们有的号啕大哭，有的默不作声地忍受着悲痛。可是，其中却有一名年老的比丘，不经思考，口出狂言，说：

“朋友们，不必忧愁，不必悲伤。我们今天脱离了那大和尚，获得了自由。他常说，‘这于你们是合适的’，‘这于你们是不合适的’，我们吃够了苦，受够了压迫。可是，如今我们可以为所欲为了。”

听了这狂言，摩诃迦叶极不高兴，将释尊遗体等

¹ 波婆，古印度小国，位于摩揭陀王舍城与拘尸那罗之间。释迦逝世前曾经过这里。

² 拘尸那罗，又作“俱尸那”、“拘夷”等。据考证，大约位于今印度联邦廓拉克浦尔东面的迦夏。相传释迦曾在这儿的婆罗双树下入涅槃。

³ 曼陀罗花，又作“圆花”、“白团花”等。一年生草本植物，高四五尺，叶作卵形，开紫色花。相传佛陀说《法华经》时，天雨曼陀罗花。

⁴ 邪命外道，系与佛教同时出现的古印度沙门思想之一。主张一切事物都受命运支配，人的意志无能为力。故被别的派别贬称为“借行道以谋生活者”。代表人物为末伽黎·拘舍罗，系释迦时代“六师”之一。

事一处理完，他就招呼比丘们说：

“朋友们，我们应当结集教法和戒律。非法起则正法衰，非律兴则正律废；说非法者强则说正法者弱，说非律者得势则说正律者失力。我们必须防止这种情况出现。”

于是，摩诃迦叶便为佛典结集挑选了五百比丘僧，共同致力集成释尊说法的事业。

池田 那是可能有的事吧。现在要说的是，作为佛典结集的动机之一，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心是最难捉摸的。有的人平时确实既尊敬释迦，又严格修行佛法，然而在其内心，本身的“自我”和狭隘的视野则是根本。这种内心的本质在这种情况下，当遇到释尊入灭这样的场面时，便忽然于无意识之中表现出来了。此时那位年老比丘的话，便说明了这种情况！

对当时的弟子们来说，释尊既是人生的教师，如同慈爱的父母亲那样，同时又是教团的统率者。其大多数弟子，是怀着敬畏和尊崇的心情而随顺释尊的，但其中也有不堪忍受出世的严格修行、不能抵抗世俗各种欲惑的比丘。因此，由于释尊的死，有人就产生了从长期的精神紧张状态中获得了解放的错觉。恐怕摩诃迦叶就是以一年老比丘的狂言为缘，感受到在释尊入灭后的教团内部有那种空气在洋溢着。

对于一个教团来说，失去了最高导师，就意味着面临重大的危机。当时的印度社会，婆罗门各派占压倒的优势，不管怎么说，释迦教团还是个新兴的宗教团体。所以其创始人一死，教团就可能出现失去中心的情况。大多数弟子便陷入深切的悲叹。他们那不平静的心就像出现了巨大的窟窿那样，必定体验了不明底蕴的失落之感。

释尊之死，还在教团以外的人中间引起了各式各样的震动。具有恶意的人也许预料着教团的自然消灭。教团的创立者无论是多么出色的人物，倘若不得后继之人，该教团不久也将会因内部分裂等五花八门的问题而衰微。特别是婆罗门各派，不正在等待那种时刻的到来吗？

松本 确实，一般认为，当时的释迦教团中没有特别杰出的人物。根据经典，阿难在与婆罗门故友相遇时，曾被这样问道：

“阿难呀，世尊去世，其后还有谁是与世尊同样出色的人物呢？”

对此，阿难这样回答：

“朋友呀，从道理上讲，那样的卓越人物是不会再有了。那位世尊，是自悟其道、自履其道的人。作为弟子的我们，只是从后面追随世尊的教法和垂范而

已。”

池田 此即所谓“依法不依人”（皈依于佛法而不皈依于某人）。假如前面提到的摩诃迦叶是为了教团的团结和维持而视佛典结集为必要，那么可以说阿难在此则是把经典看作信仰的必要依据。

据《涅槃经》记载，释尊在即将去世之前，曾将其弟子们招呼集合起来，说：

“弟子们，即使我入灭了，也不要认为失却了导师。我所说的教法和戒律，便是你们的导师。现在你们如果还有疑问，那么就可发问，免得日后这样懊悔：在我活着时要是打听一下就好了。”接着又继续说道：“一切存在的事象，都将过去。努力完成修行吧！”释尊留下这著名的最后教诫，即入涅槃。

所谓“依法不依人”的原理由此而出。恐怕释尊正是要弟子们警戒，以防在他自己灭度后，各式各样的人师出现，任意掺杂他们自己的观点。在佛教学者中，也有人在释迦生前就准备结集经典，或许释迦本人就曾命其弟子记忆自己的言行。释迦经常让十大弟子中被称为“多闻第一”的阿难随行，大概也带有那样的意图吧。

野崎 事实上，阿难的记忆力在众多弟子中也是超群的。无论哪部经典，都以“如是我闻”（我这样听

说) 开头, 这里所说的“我”, 大部分场合据说都是指阿难。

松本 另有一种说法认为, 耆那教教祖死后, 因为没有应该依据的经典而分裂, 所以释尊授命舍利弗¹, 让他集成佛教教团的教义。

池田 的确是这样。或许释尊生前强烈地怀着“令法久住”(使佛法久住于世间)的念头。如果是卓越的导师, 就应该经常仔细考虑自己死后教团的趋向。其证据是, 在释尊灭度后, 其弟子们立即聚合起来结集经典, 此后尽管过了一千数百年, 佛教教团还是倾注全力于经典的结集和继承, 这就是释尊生前“令法久住”热诚的反映。

合诵佛说的弟子们

松本 关于第一结集的情形, 以“集法毗尼五百人”为首, 有几部经典都有记载。据这些经典记载, 长老摩诃迦叶就上座席, 阿难和优波离两人被选为经典诵出者。阿难因为长期担任释尊的侍者, 所以, 释

¹ 舍利弗, 佛“十大弟子”之一。据说他持戒多闻, 敏捷智慧, 善讲佛法, 故称“智慧第一”。

尊何时、何地、对谁说过怎样的教理，他都知道得很清楚。由于优波离在十大弟子中被称为“持律第一”，故而他是对戒律了解得最详细的人物。所以，据说是阿难背诵出“法”（即后来的“经”），优波离诵读出“律”。

池田 阿难也好，优波离也好，不只是依靠出色的记忆力。释尊的教说，不是已完全融化在他们两人的体内了吗？因为，假如是带着严肃认真的求道之心，全心全意地接受释尊的每一句教诲，那么，释尊的教说就会永远融化于体内而不再分离了。即使导师去世了，还是能听到融化于体内的导师的声音。既然称为“声闻”，所以，当不能听见现实释尊的声音时，只能一边回想铭刻心头的释尊言说，一边进行修行吧。

又因为当时还没有诸如备忘录、录音机之类的东西（笑），所以，弟子们只能全心全意地领受释尊的教诲。而且，释尊的教法，并非指学问、知识之类，而是指开发诸如人应该如何生活、人类之苦由何而起这样一类的“智慧”。于是，弟子们也就通过自己的实践来一一确证佛说的真实性。

佛法的修行，必须是主体的、实践的方法。它不是由书斋用功，通过书本所能理解的。只有在完全的

生命与生命的直接交流之中，才能把握真实。这与西方以认识为主进行学问研究的方法有着根本区别，我们不可忘了。那可是佛典结集的一个重点啊！

恐怕被称为“持律第一”的优波离的每一日常举止，全都自然地体现了教团的戒律吧。他不是一面想起释尊所说的一条条戒律，一面付诸行动的。想必在他的一切行动中，已不假思索地将戒律融化于体内了。如果不是那样，那么在众多弟子中，他也就不至于被称为“持律第一”了。

即使是阿难，整个身心也像大河奔流那样充溢着释尊的教诲。要不，那样庞大的经典就不可能得以结集。

野崎 在所谓经、律、论三藏里，光是经文，除去重复部分，据说就超过六千卷。

松本 据经文说，在经典结集时，摩诃迦叶曾向两位诵出者提出了下面这样的问题。

“僧伽们，且听我言，如要结为僧伽，应向长老阿难询问教法。”

于是阿难答道：

“僧伽，且听我言。如要结为僧伽，我愿回答长老摩诃迦叶所问的教法。”

接着摩诃迦叶问道：

“朋友阿难，佛陀最初说法，是在何处呢？”

阿难又答：

“朋友摩诃迦叶，我这样听说。其时佛在波罗奈城^①的鹿野苑……”

就这样，释尊最初说法的情景一被诵出，据说列坐的长老比丘们就都含着泪水，纷纷跪伏在地。想必这是一个庄严、感人的场面。

池田 正因为释尊去世后悲痛甚深，所以，他所说法由阿难诵出时，释尊生前品格高尚的形象就在每个人的心中复活，使大家听了极为感动，身心受到很大震动。

松本 其后，据说大家对阿难诵出的经典加以吟诵，确认无误，便全体合诵，铭刻于每个人的脑海。

池田 这个所谓“合诵”是很有意思的。或许是因为铭刻于每个人生命之中，在人们中间传播的缘故吧。据学者说，经文中所含的偈颂等韵文，乃是佛典结集的参加者考虑到为使释尊言说便于传播的结果。又据说现在出现的所谓吟诵，是在第一结集时经过逐字逐句的吟咏玩味后；当全体意见一致时所作的齐声

^① 波罗奈，又译“波罗那斯”、“波罗痲斯”等。古印度迦尸国都城。原址在今瓦腊纳西城。波罗奈的鹿野苑，相传为释迦成佛和最初说法之处。

合诵。所以它既被称为“第一合诵”，又被称为“第一结集”。

可是，佛教强调应以“身、口、意”三业诵读经文。其原因如前面所说的那样，与西方以知识为中心的学问不同，佛教重视把佛说作为本身的实践。

即使同样聆听释尊的说法，比如就在参加第一结集的五百比丘中，每个人理解的方法也有差异，这是理所当然的。或许有的人作的解释适合于自己的情况。又或许，释尊的说法本身，由于接受者的根基关系，而被理解为完全相反的意思。因此，这样的五百比丘集会，对阿难所诵一一加以慎重斟酌，把全体一致同意的内容作为佛说，成为教团的共同财富，这一事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总之，通过第一结集，谋求了释尊去世后教团的意见统一。如果从上述观点出发，仅以现在的资料推测，也可以这样看，即这第一结集，并非结集了释迦一生的全部说法，而是优先结集了为使当时的释迦教团维持下去所必需的内容。这正是佛教史上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的方面呢！

松本 前面引用了阿难被婆罗门故友批评释迦教团缺乏后继之人的话，接着，经典还记载了他受到摩揭陀国大臣雨势同样的质问之事。

“阿难呀，根据世尊意思，哪一位将接受使命，作为世尊入灭后众比丘的依靠呢？”

“大臣呀，并没有那样的人。”

“那么，世尊入灭后，谁会被长老们作为众比丘的依靠者而被推荐呢？”

“大臣呀，这样的人也没有。”

“那么，阿难呀，比丘们究竟依赖什么、怎样才能和合下去呢？”

那时，阿难毅然答道：

“大臣呀，我们决非没有所依之处。大臣呀，我们自有所依之处。因为法就是我们的所依之处。”

这件事表明，释尊入灭后的佛教教团是把通过第一结集而集成的经典作为绝对所依之处的。他们称佛说为“阿含”（阿含，也就是“圣教”的意思），把它视作极其权威性的东西。

池田 一般被称为“阿含部”的初期经典，带有很强的戒律要素。有的学者也有这种看法，认为全部阿含经都是作为僧院的教科书而被编纂的。

为什么会那样呢？方才所说的是当时教团的情况，但如果更进一步说，则反映出参加第一结集的人们、尤其是教团首座摩诃迦叶等人的性格。

摩诃迦叶号称“头陀第一”，是修行严格的人物。

这一点，具有谁也无法仿效的真实价值。但总体上看，比较而言，他还是一位质朴的人物，即使在教团内，他也不是像舍利弗、目犍连^①那样博得爆发性名气的人物。或许这正好回避了他在哲学深度上的稍微欠缺。因而，舍利弗、目犍连等人，在生前也被众人一致看作是释尊的继承人。但对摩诃迦叶，就像刚才的故事那样，连阿难也未提他的名字，而不得不承认在释尊入灭后教团没有杰出人物。

大致在第一结集时，最有功劳者并作为权威人物的摩诃迦叶代表长老成了首座。但立足于这样的观点，五百比丘的选择标准本身也不能不说是有问题

松本 实际上，富楼那等人说过那样的话：“希望自己按照从佛陀处听闻的那样，修行佛陀的教说。”还有，在释尊的弟子们中，未能参加第一结集而在各地展开独立活动的人也相当多。也可以说，后来陆续产生的大乘经典，就是由这些不受教团框框束缚的、分散在各地的少数教团所作。

池田 因此，当释尊还在世时，便失去了被称为

^① 目犍连，全称“摩诃目犍连”，即“大目犍连”，简称“目连”。佛“十大弟子”之一。据说神通广大，被称为“神通第一。”

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和神通第一的目犍连两名弟子，这对教团来说是一个重大损失。连释尊自己也曾说：“由于舍利弗和目犍连的死，这一集会我有空虚之感。”故而难以估量他是多么感叹和悲痛。

这两个人如果参加经典结集的话，那么初期经典也许会变得更加不同。事到如今，即使作那样的推测也是徒劳。但有人认为，在释尊晚年，他们曾代替释尊说法。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在释尊的教团中，他们两人都是无与匹敌的双璧。所以，如果他们两人成为释尊入灭后教团的中心，那么佛教的发展或许就有了变化。

无论如何，其后佛教历史发展的过程表明，以摩诃迦叶、阿难为首的五百比丘会聚而结集的佛典成为佛教的核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些佛典即使是不完备的，但他们的“令法久住”的信念，也仍然被认为是产生八万四千法藏的原因。

野崎 我们诵读经典，从那里能够学习到许多发源于佛的智慧的教诲，因为它们当时的佛弟子们亲自结集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必须感谢他们。

池田 正是这样。摩诃迦叶、阿难在释尊去世后立刻组织佛典结集，这件事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因为他们有了“令法久住”的信念，才使佛教脉脉相传，直

至两千数百年后的今天。

伟大宗教家的教诲

松本 一般说来，当历史上杰出人物逝世以后，他们的言行录都会以某种形式被保存下来。其中也有经常在生前预备写回忆录和自传的政治家（笑），但他们大都给人以自我辩护的印象，使人不太能读得下去。可是，无论是释尊，或苏格拉底，还是孔子或拿撒勒的耶稣，他们在生前都没有留下任何一部著作。他们的言行录，都由弟子们集成，而且成为人类两千年文明不可缺少的源流。

可是，梅原猛氏认为，围绕着苏格拉底和耶稣两人悲剧性的死，其弟子们做了不少改头换面的工作。无论是柏拉图描述面临死亡的苏格拉底情形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克里同》、《斐多》等篇章，还是把耶稣的死和复活教义化了的《圣经》的新约全书，都有与事实不符的地方，这一点已为专门学者所指出。

佛教方面，在初期经典中，可感受到释尊其人的真实性，而到了后来的大乘经典，富于文学性的表述甚多，有的地方西方学者难以理解。然而，在我们东方的佛教徒看来，还是大乘经典，更有着不可抗拒的

魅力。

池田 欧美的实证主义，反映在其宗教学者的佛教研究中，也有将重点放在发掘历史事实方面的倾向。当然，我也赞成大力推进那样的研究。

但是，这里必须注意，以接近历史真实性为借口，用现代人的标准和观点去揭示历史上的伟人，我想就那种方法论说一句。虽然那样做可以显示伟人的实际情况，在我们现代人中引起深刻的共鸣和感动，但往往由于故意忽视他们的伟大方面而仅仅强调其欠缺之处，因而也就必然使他们下降为普通人。我想，这一点不正是反映了现代人潜藏的一种傲慢性吗？

不论是刚才所举的释尊，还是苏格拉底、孔子或耶稣，尽管他们的言行录多少有所改编，但其中寄托了人类应有的理想，促使人们迸发出勇气和英知。而且，事实上，即使剔除那样的改编，他们仍是人类三千年文明社会中罕见的伟人，这是不会改变的。

佛典也好，《圣经》也好，柏拉图的著作也好，它们都不只是文学作品。在那里面，还阐述了汲取不尽的人生哲学以及伟大的宗教家和思想家通过艰苦奋斗而获得的智慧。假如他们的言行录只是枯燥无味的历史事实的罗列，那么，它们果真还会有这么广泛的影响、并且长期为人们所诵读吗？

关于释迦，还有一点尤其不可忘记，这就是，连经文中都说，释尊的说法乃是为了令一切众生皆入佛道。所以，经典的结集者们对于释尊的言行录，也不仅仅是为整理而整理了。如果不是处在和“佛”相同的境遇上，当然就不可能理解释尊的说法，也不可能将佛说遗留于后世吧。所谓经文的一字一句都是金字佛说，便具有那样的意义。因为我们现在是以佛教徒的身份持诵经卷，并用它向现代社会挑战，所以必须达到和佛同一的境遇，即必须具有给沉溺于苦恼之中的大众以光明并告诉他们真实的生活方法的决心。